

## 由出土文獻看草、早、皂記詞功能的 更替與用法分工<sup>\*</sup>

趙立偉

(山東)聊城大學

### 摘 要

文章在對出土文獻進行系統考察的基礎上，發現甲骨文中已出現「草」字，但是皆假借為「早」。出土秦系簡牘文獻開始出現「早」字，但是「早」並不表示「早晚」義，而是用來記錄與「皂」相關的詞義。西北屯戍漢簡中，「早」字加撇分化出「阜」字，「阜」出現後開始分擔「早」字的「黑色」義，「草」「早」「阜」最終實現了專字專用。

**關鍵詞：**草、早、皂、更替、分工

---

<sup>\*</sup>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項目「今隸時期漢簡文字形體研究」(19YJA740083)的階段性成果。

# **A Study on the Transfer and Usage Division of the Characters Cao(草), Cao(早)and Zao (皂) according to the Excavated Texts**

Zhao Li-wei

(Shandong) Liaocheng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unearthed documents. The character Cao(草) has appeared in the oracle bone script, but all of them were used as Zao(早). Zao(早) appeared in the Qin Series Slips Documents, all of them were not used as Zao(早), but were used as Zao(皂). In the Han Dynasty Wooden slips of Northeast Frontier, Zao (皂) was Created by adding a leftfalling stroke on the character Zao(早). The character Zao(早) was used to record the meaning of black. By then, Cao(草), Zao(早) and Zao(皂) played respective roles to record Chinese vocabularies.

**Key words:** Cao(草), Zao(早), Zao (皂), Transfer, Usage Division

## 一 「草」字記詞功能的演變


形體、結構、字用是研究漢字的三個重要視角，其中字用不僅關注到字與字，而且也涉及字與詞的關係，因此字用相關問題既是漢字發展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對於詞彙史的研究同樣具有重要意義。草、早、皂三字記詞功能更替的情況歷代皆有討論，但研究頗為分散，對其產生原因的分析及產生時代的認定亦多有不當，另外由於材料有限，過往的研究也沒能將彼此有緊密聯繫的三個字結合在一起進行詳細考察。近年來，隨著相關出土文獻材料，特別是秦漢簡帛文獻的不斷增多，為我們科學認識三字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可能。本研究以出土文獻特別是數量豐富、時代相對明確的出土秦漢簡帛文獻為主要研究材料，分析草、早、皂三字之間的關係，記詞功能演變的過程、轉移的原因及其發生的大致時間。

學術界對「草」字最初記詞功能的認定相對較晚，陳劍先生《釋「造」》一文曾詳細討論甲骨文「草」字的構形及用法<sup>1</sup>，文章認為甲骨文中的「草」字共有以下四類寫法：

- A.  (此形見於《鄴中片羽初集》三二·四)
- B.  (此形見於《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集》」〕22335)
- C. 
- D. 

上述四類字形中，B 類字形是 A 類字形的簡體，由於古文字中的某些字又常加「口」旁為飾，故有 C、D 兩類字形。字像枝條柔弱的植物之形，為「草」字的象形初文，在甲骨文中用為時間名詞，讀為「早」。其中 B 類字形筆畫拉直即演變成「屮」，異體又或作「艸」字。D 類字形為 C 類字形的省體，後來演變成「造」字所從的聲符「告」。雖然上述四類字構形有些許差別，但它們應該都是「草」的象形初文。上述陳劍關於甲骨文「草」字構形與用法的討論得到學術界普遍認可。

<sup>1</sup> 陳劍：〈釋「造」〉，《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127。

就現在掌握的材料來看，西周金文中尚沒有發現「草」字相關的材料，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形聲「草」字始見於春秋時期的《石鼓·作原》，字從艸早聲作「」，艸和艸義近可相互通用，如春秋文字中「薦」石鼓文字從「艸」，吳王光鑑從「艸」<sup>2</sup>。據此可以推斷，春秋時期同樣也可能存在以「艸」為形符的「草」字。

秦系文字中「草」字用法相對簡單，在目前所見的出土文獻材料中，均用以指「草木」之義。如：

《青川木牘》：「及發阡陌之大草。」

《睡虎地·答問》210：「草食可食也。」

《睡虎地·日甲》75背：「藏於草木下。」

《放馬灘·日甲》33：「藏野林草茅中。」

《里耶秦簡》9-1308：「都鄉黔首毋良藥芳草。」

在某些情況下還用以指草木之專名，如：

《里耶秦簡》8-1057：「甘草。」

《關沮秦簡》312：「取車前草實。」

《周家臺秦簡》268：「車前草。」

在漢代初年的簡帛文獻中，「草木」意仍然是「草」字的主要用法，如：

《馬王堆·老子甲》40：「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張家山·二年律令》246：「以秋七月除阡陌之大草。」

《張家山·二年律令》249：「燔草為灰。」

《銀雀山》687：「吾觀其野，草茅勝穀。吾觀其眾人，群曲笑直。」

《銀雀山》898：「凡欲富國，墾草仞邑，必外示之以利，內為禁邪除害。」

除了記錄「草木」意之外，「草」字還被賦予新的職能，在這一時期的簡帛文獻中我們還發現兩個「草」假借作「皂」的例證。如：

《馬王堆·遣策三》407：「草（皂）複衣一，草（皂）掾（緣）。」

《馬王堆·相馬經》6下：「投之草（皂）也，良工舉之而保也。」

論者或以《說文》釋「草」為「草斗」義，認為「草」是「皂」的本字，如徐鉉指出：「今俗以此為艸木之艸，別作皂字，為黑色之皂。案：櫟實可以染帛，為黑色，故曰草。通用為草棧字。今俗書皂或從白從十，或從白從七，皆

<sup>2</sup>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34。

無意義，無以下筆。」再如段注「艸」字指出「俗以草為艸，乃別以早為草」。徐段兩家皆認為由於「草」後來假借用以表示「草木」意，故新造「皂」字表示「黑色」之意。現在的文字學界一般認同《說文》對「草」字本義的解釋及「草」「皂」關係的處理。然而就目前出土文獻的用字實例來看，甲骨文所見「草」字為草木柔弱之形，石鼓文及早期簡帛文獻中的「草」也均表示「草木」意，直至漢代早期的簡帛文獻中才開始見到「草」假借為「皂」表示「黑色」之意的例證，且假借用例非常少見。另外，在數量頗豐的先秦文獻中，沒能查到一處「草」用為「皂斗」義的用例。因此，我們認為關於「草」字本義的解釋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草木」意才是「草」的本義，許慎以「草」為「草斗」乃是以假借義釋之，至於許慎如此處理的原因，我們在下文有詳細考證，此不贅述。

在西漢晚期至東漢中期敦煌、居延等地的屯戍漢簡中，「草」字除了沿用早期的用法之外，又被賦予更多的記詞職能。試把「草」字的各種用法分別列舉如下：

### （一）草木義

《敦煌漢簡》862：「車師地水草道。」

《肩水漢簡》73EJT37：1541：「驚糲二石，草蓬一，汲器二。」

《肩水漢簡》73EJH1：6A：「□而棄之草中。」

《居延漢簡》495.14：「皮冒、草草各一。」

《居延漢簡》454.13：「甘草五。」

《敦煌漢簡》1060：「白草。」

### （二）起草

《居延漢簡》198.006：「記召伯史史湯草□□。」

《居延新簡》EPT31.1：「令史譚奏草。」

《敦煌漢簡》208：「敦德尹書草。」

### （三）起草的文檔

《居延新簡》EPT17.5：「告主官掾：更定此草，急言府。」

《居延漢簡》41·12：「□略為其草，相與意氣，持君高印[往]安。」

### （四）雌性的

《肩水漢簡》73EJT37：711：「草馬廿匹，用牛四。」

《肩水漢簡》73EJF3：329B：「願用一草牛載之。」

《肩水漢簡》033.024：「用賜田，草馬□日□□□。」

### （五）比喻平庸，輕賤。常用作謙辭。

《居延新簡》EPT52.318A：「□□公□草莽臣鎮，昧死再拜，上書。」

### （六）黑色的

《肩水漢簡》73EJT26：54：「□自言迺十二月貰賣菅草（皂）袍一領。」

《居延新簡》EPT56.86：「山陽親陽裡魏偃，第廿三隧，草（皂）復襜褕，丁閣。」

《敦煌漢簡》1043：「草（皂）履三兩。」

上述「草」字的「黑色」義後來由新產生的「皂」字承擔，而其他幾項記詞職能則被永久保留，並且一直沿用到今天。

## 二 「早」字記詞功能的演變

陳劍認為上述D類形體，後來演變成了「造」字所從的「告」形。我們認為，這些甲骨文中的D類形體有可能是「早」字的來源。理由有以下兩點：從字形來看，甲骨文中的C類和D類字與後世的「早」字字形有一定聯繫；從文字分化角度來看，C、D類字形在甲骨文假借中為「早」字後，為了與「早晚」義相區別，復加形旁「艸」新造「草」字以表示「草木」之意而以原有母字表示「早晚」義。當然這只是我們的推測，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這一推測尚待更多的材料予以證明。

在西周到春秋這段時期內暫時還沒有找到「早」字的相關材料。在戰國時期的各類文字材料中，僅有秦出土簡帛文獻中可以找到「早」字的相關字例，皆假借為「皂」。如：

《睡虎地·秦律》5：「邑之近早（皂）及它禁苑者。」

《睡虎地·秦律》14：「罰冗早（皂）者二月。」

《睡虎地·雜抄》30：「貲早（皂）嗇夫一盾。」

或許在先秦時期，「早」假借為「皂」的用字現象並不鮮見，因為在傳世文獻也可找到同樣的例證，如：

《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早物。」《釋文》：「早，音皂，本或作皂。」  
《後漢書·馮衍傳》李注引「早」作「皂」。

由於秦出土文獻中的「早」皆假借為「皂」字，「早晚」義只能假借其他字來記錄，秦文獻中大多假借「蚤」字，如：

《睡虎地·封診式》83：「不知何人及蚤（早）暮，無意也。」

《睡虎地·日甲》129：「有為而遇雨，命曰殃蚤（早）至，不出三月，必有死亡之志至。」

《睡虎地·日乙》135：「有為也而遇雨，命之殃蚤（早）至，不出三月，有死亡之志至。」

在秦系簡牘文獻中還偶見假借「棗」字記錄「早晚」義的用例，如：

《日甲》142：「建日，良日也。可以為嗇夫，可以祠。利棗（早）不利暮。」

睡虎地秦簡出土於故楚地，以「棗」為「早」很可能是楚地用字習慣的遺留，雖然目前我們在秦文獻中只發現一處「棗」借作「早」的例證，但是在戰國時期的出土文獻中可以找到不少以「從日，棗聲」的字形記錄「早晚」之義的例證，說明兩字通用在當時是一種常見現象，也可借此進一步說明睡虎地秦簡以「棗」為「早」不是偶然的借用。

總之，秦出土文獻中的「早晚」義均由「蚤」或「棗」字承擔，而「早」字皆假借為「皂」。在漢代早期的簡帛文獻中，仍然沿續了「早」和「蚤」兩字的此類用法特點，「早晚」義仍然皆假借「蚤」字表示，如：

《馬王堆·老子甲》30：「物壯而老，是謂之不道。不道蚤（早）已。」

《馬王堆·老子乙》18：「夫唯嗇，是以蚤（早）服；蚤（早）服是謂重積德。」

《銀雀山》497：「發動必蚤（早），畝凌而兵毋與戰矣。」

《銀雀山》867：「……將，不蚤（早）知。」

「早」依然假借為「皂」字，如：

《馬王堆·遣策三》312：「早（皂）巾一。」

《馬王堆·遣策三》401：「早（皂）複衣一，早（皂）掾（緣）。」

《鳳凰山·遣策一》3：「早（皂）紵禪衣一。」

《鳳凰山·遣策》21：「黃早（皂）袍一。」

《北大漢簡·蒼頡篇》42：「某柸早（皂）蠶。」

需要說明的是，在這一時期，「皂」除了假借「早」字之外<sup>3</sup>，還有若干其他假借用字，我們將在下一節逐一列舉，此不贅述。

在時代屬於漢代中期偏晚的西北屯戍漢簡中，「早」的記詞功能發生了顯著變化，除了依然假借為「皂」字之外，我們還發現了少數以「早」字表示「早晚」義的例子。現將「早」字各類用法的相關例證列舉如下：

### （一）假借為「皂」字

《居延漢簡》285.19：「中不審日，殄卒周利調鎮曰：令史扈卿買我早（皂）袍儋偷。」

《居延新簡》EPT56.69：「早（皂）復襲一領，封。」

《居延新簡》EPT56.208：「貰賣雒早（皂）復袍縣絮壯一領，直若干千。」

《居延新簡》EPT56.331：「早（皂）襲一領，閣。」

《居延新簡》EPT59.114：「收虜戍卒丁守，責故戍長石欽粟黍斗、早（皂）布三尺。」

《敦煌漢簡》573：「早（皂）布袍。」

另外，在這一時期的其他類簡牘文獻中也有類似的例證，如：

《尹灣漢簡》YM6D12正：「早（皂）單五領……早（皂）復衣一領。」

《武威醫簡》71：「早（皂）莢一分。」

由上述例證可知，無論是西北邊陲還是東部沿海，無論是官方通行文書還是個人日常記錄之用，均存在「早」假借為「皂」的用例，可據此推知「早」假借為「皂」在當時應該屬於常見的用字現象。

<sup>3</sup> 遵循學術界慣例，本文以「皂」表示字形，而以「皂」表示與之對應的詞義。

## （二）表示「早晚」義

《居延新簡》EPT65.334A：「王問：人何為人？曰：生狂士，死早歸土耳。」

《肩水漢簡》73EJT9：264A：「𠂔為部治馬，官縣有疾，不願望見早想召部中。」

同時，在一這時期，「早晚」義還常常假借「蚤」字來記錄，如：

《居延新簡》EPT59.884B：「旦朝蚤（早）來，行持牛車來。」

《居延新簡》EPF22.167：「檄到，恭等令隧長旦蚤（早）跡，士吏、候長常以日中跡。」

這是目前所見時代最早的以「早」字記錄「早晚」義的例證，由於「早晚」義還同時假借「蚤」字來記錄，可以據此推斷，至少居延漢簡的書寫時代，即公元一百年左右，「早」字的記詞職能還沒有最終固定<sup>4</sup>。

在東漢晚期的石刻文獻中，「早」字的形義關係已經趨於穩定，請看下面的例證。

《薊他君祠堂畫像題記》：「主吏早失賢子。」（西元154年）

《夏承碑》：「夙世隕祚，早喪懿寶。」（西元170年）

《請雨銘》：「自為郡主簿，作闕銘文，後舉孝廉，西鄂長，早終。」（西元175年）

《尹宙碑》：「景命不永，早即幽昏。」（西元177年）

據毛遠明師考證「碑刻早字始見於東漢永興二年（154）《薊他君祠堂畫像題記》，以後逐漸用專字早。」<sup>5</sup>由此可以推定，至遲在東漢晚期，「早」字的記詞功能最終確定，完成了由兼表「黑色」義到專表「早晚」義的轉換過程。

## 三 「皂」字產生的過程及其對「早」字記詞功能的分化

受許慎《說文解字》的影響，傳統觀點一般認為「草」為「皂」的本字，「草」假借用來記錄「草木」義之後，因造「皂」字以記錄「皂斗」、「櫟實」、「黑色」義，若依此思路，則很難解釋「皂」字的結構和來源，即如徐鉉所說的那樣，「皂或從白從十，或從白從七，皆無意義，無從下筆」。另外，目前所

<sup>4</sup> 據胡永鵬：《西北邊塞漢簡編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479。西北邊塞漢簡中紀年簡時代最晚者為西元九十四年。

<sup>5</sup>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168。

見出土文獻中「草」、「早」、「皂」三字的實際應用情況似乎不能支持上述觀點。我們認為，「草」是為「草木」意所造的本字，而表示「櫟實」、「黑色」意的「皂」應該由「早」字分化而來，並且產生的時代相對比較晚。理由有以下兩點：

首先，甲骨文中已有大量「草」字的用例，雖然它們在卜辭中多用以記錄「早晚」義，但由於「草」屬於日常生活中的常見事物，所以應該可以確定，在甲骨卜辭刻寫的時代「草」字很可能有記錄「草木」義的用法，甲骨文中的象形初文發展為後世的「艸」字以表示「草木」義。「艸」疊加「早」為聲符而為「草」字之後，在所能查閱到的春秋戰國時期出土文獻中，亦只作「草木」義。不僅如此，傳世文獻中似乎並不存在「草」用為「皂斗」或「櫟實」等含義的用例，如果這一用法比較常見，那麼不可能看不到其文獻用例。正如我們上文所列舉的例證那樣，在漢代初年的簡帛文獻中，「草」的字主要職能依然是記錄「草木」之義，而假借為「皂」字只是其中的一項記詞職能，不僅始見時代比較晚，而且用例較少，這說明兩字的關係並不密切。

其次，在漢代早期的簡帛文獻中，「皂」字產生之前，其所表示的相關詞義皆假借其他音近字來表示，而且借字極不固定，除上文我們已經列舉的「草」、「早」假借為「皂」的例證之外，還可見到「皂」假借下述諸字表示的例證，如：

《馬王堆·養生方》88：「【取】萩（皂）莢二，冶之，以水一參沃之。」

《馬王堆·五十二病方》179：「茜（皂）莢一、棗十四。」

《馬王堆·雜療方》9：「內加：取桂、薑、椒、蕉（皂）莢等。」

《馬王堆·雜療方》18：「約：取蕃石、蕉（皂）莢、禹熏三物等。」

由此可知，「皂」字在漢代初年均假借其他字形以表示其本義，而且所假借的字形還比較多，如果「草」是其本字，那麼便不太可能存在不用本字記錄本義而頻繁假借他字的情況，如此推測便只有一種可能：「皂」字產生之前曾假借多個字形以記錄其本義，而「草」字只是其中一個並不常用的假借字形。也許正是因為「草」字有假借為「皂」的經歷，許慎著《說文》時以「皂斗」義解釋「草」字，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皂斗」是「草」的假借義，而非字形本義。

明確了「草」不是「皂」的本字之後，下面我們來討論與「皂」字產生及分化相關的問題。正如上文所論述的那樣，「草」、「早」除了假借為「皂」字之外，還需要承擔各自本有的記詞功能，而「皂」又需要假借多個不同的文字記錄其詞義，在這種情況下，創製新字以分散「草」、「早」的記詞職能以及解決

「皂」字字形與音義關係的不對應問題便提上日程。在漢代中期的屯戍漢簡中，「皂」除了如前文例證所見假借「草」、「早」兩字之外，還有如下兩種字形。

一類字形作「皁」<sup>6</sup>，如：

《居延新簡》EPT50.213：「皁布複袴一兩。」

《居延新簡》EPT51.314：「自言：五月中，富昌戍卒高青爲富賣皁袍一領。」

《居延新簡》EPT 52.179：「□子趙君回皁錢千二百，博士已得二百，少千。」

《居延漢簡》52.188：「皁襜褕一領，直千四百七十。」

《居延漢簡》101.023：「皁布複袍一領皁布章禪衣一□」

《居延漢簡》120.056：「皁布復袍一〔領〕」

《居延漢簡》181.15：「皁布禪衣一領。」

《居延漢簡》498.14：「皁布復袍一領。」

另一類字形作「草」，如：

《居延新簡》EPT51.378：「草布單衣一領，衣。」

《居延新簡》EPS4T2.117：「草練長習一領。」

《居延新簡》EPS4T2.11：「草□復袴一兩。皁單衣一領。」

《居延新簡》EPT 59.676：「草布□禪衣一領。」

從文意來看，上述「皁」「草」兩字的記詞職能與「草」、「早」假借為「皂」字時的記詞職能完全相同，但卻有不同的來源。第一字形「皁」應當由「早」字分化而來，殆因「早」字常常假借用以表示「差役」及「黑色」義，古人為了分擔「早」字的記詞職能，遂於字上端加一撇畫作「皁」，從而完成了與「早」字分化的過程。第二個字形「草」應當是「草」的分化字，在漢代早期的簡帛

文獻中，「草」字異體或作「𦰩」，如《銀雀山漢簡》346「草」字作「𦰩」，該字將「草」字所從的「艸」改寫為「屮」，因「草」字或假借為「皂」以表示「差役」及「黑色」義，古人為分擔「草」字的記詞功能，故以「𦰩」表示「草木」義，而以其異體「𦰩」記錄其假借義。

為了進一步說明「皂」與「草」「早」兩字的記詞職能及相互之間的關係，

<sup>6</sup> 皁、皂為一字異體，文中所引例證一律依漢簡寫法嚴式隸定作「皁」，行文一般寫作「皂」，如遇討論必要則在少數情況下作「皁」。

在西北所出土的幾批大宗材料中，我們選擇了簡文數量相對較大並且「皂」用字現象最為豐富的居延新簡進行數量統計。最後發現，「皂」共出現三十九次，十七次寫作「早」，十七次寫作「皐」，一次寫作「草」，四次寫作「𦰩」<sup>7</sup>。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幾點結論：第一，「皂」在多數情況下寫作「早」或「皐」，而很少用「草」字來記錄，顯然「早」和「皐」不僅字形和語音更加接近，而且從數量上來看二者之間的關係也更為密切，這進一步說明「皐」的源字是「早」而不可能是「草」。第二，「早」和「皐」的使用頻率完全相同，說明在居延新簡書寫的時期，準確地說在西元前後一百年左右，「皐」字依然處於分化形成的階段。第三，「草」、「𦰩」二字存在文字學意義上的字形分化關係，相反，若以「皐」為「草」之後起字則無法解釋其字形的來源。第四，「草」及其分化字「𦰩」的使用頻率遠遠低於「早」和「皂」，這可以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草」和「皂」的關係遠遠不如「早」和「皂」那麼密切。

#### 四 結語

通過上文對「草」、「早」、「皂」記詞功能及分化過程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與啟示：


第一，甲骨文中已出現「草」字，皆假借為「早」。甲骨文「草」字異體可以分為四類，其中一類異體演變為象形的「屮」，即「艸」字，這類異體直到戰國時期的齊魯系文字中依然沿用；其中帶有裝飾性符號的字形很可能是後世「早」字的來源。出土秦系簡牘文獻開始出現「早」字的相關形體，但是「早」並不表示「早晚」義，而是用來記錄與「皂」相關的詞義，「早晚」義皆假借「蚤」來表示，也有個別例證繼承了楚文字的用字習慣，「早晚」義用「棗」字來表示。漢代早期的簡帛文獻中，「早」字全部用以假借為「皂」字，由於「早」字承擔了其他字的記詞職能，「早晚」義仍然只能假借「蚤」字來表示。同時，在這一時期，「草」字除了表示「草木」等意義之外，還可用來假借為「皂」字。「皂」不僅假借「早」、「草」兩字，在漢代初年的簡帛文獻中，還曾假借多個不同的字形來表示其本義。西北屯戍漢簡中，「早」字加撇分化出「皐」字，「皐」出現後開始分擔「早」字的「黑色」義；同時，由於「早」的黑色義已經轉移給「皂」字，因此這一時期的「早」字開始記錄「早晚」義，

<sup>7</sup> 張德芳等：《居延新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分擔「蚤」字的記詞職能。文字職能轉移的最終結果是「早」分化出「皂」字之後，「早」專表「早晚」義，「皂」專表「黑色」義；由於「早」字表「早晚」義已經實現了專字專用，「蚤」便不再承擔「早晚」義的記詞職能而僅僅保留其本字本義的用法。

第二，上文已經指出，在先秦兩漢的出土文獻中，「草」字主要用來表示「草木」義，又或引申指「草稿」、「草具」等義項，偶然用來假借為「皂」字，顯然「草」不是為「草斗」或「黑色」義所造的本字。許慎《說文》已將「草」之異體「艸」列為字頭，並且以其為「草木」義的本字。彼時「皂」字新出，不可能有篆文，故《說文》未收，而「草」字除了表示本義外，恰恰又有假借為「皂」字的用法。大概許慎著《說文》時考慮到已經將所收錄的「艸」字解為「草木」義，故只能退而求其次，將其異體「草」字以假借義釋之，解釋為「櫟實」、「皂斗」義，後人由於所掌握的材料有限，不察先秦兩漢時期「草」、「皂」的使用情況，遂誤以「櫟實」、「皂斗」為「草」字的本義。由此可見，了解漢代出土文獻用字的實際情況，對於正解認識《說文》收字和釋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三，明確了「早」、「草」、「皂」三字的關係後，還可據此校正漢簡釋文，出土漢代簡帛文獻中至少有以下幾處竹簡釋文需要校改：

居延新簡 EPT56.86號簡有一段簡文作「山陽親陽裡魏偃，第廿三隧，阜復檐榆，丁閣。」<sup>8</sup>此處「阜」字中華書局版《居延新簡》、文物出版社《居延新簡釋文》、馬怡《居延新簡釋校》均作「阜」<sup>9</sup>。各家殆因同類材料中多見「阜檐榆」一類的簡文而理所當然地認為此處簡文亦應作「阜」，然細審圖版可知，別處簡文「阜檐榆」之「皂」字作「

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居延新簡「阜」十七處寫作「早」，十七處作「阜」，然而目前發布的幾種重要釋文均存在釋字不當的現象，如中華書局《居延漢簡》等將所見的「皂」均釋為「阜」。《居延新簡集釋》將其中十六處釋文隸定為「阜」，而僅有一處隸定「早」。我們上文已經指出，兩字的寫法判然有別，不應混為一談，故所有釋「阜」的簡文均應改釋為「早」，假借「阜」。這

<sup>8</sup> 張德芳：《居延新簡集釋》（四）（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206。

<sup>9</sup>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上）（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36。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313。馬怡等：《居延新簡釋校》（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492。

批竹簡的簡號分別是：居新 EPT5.92、居新 EPT51.125、居新 EPT51.384（三處）、居新 EPT51.727（兩處）、居新 EPT52.91B（兩處）、居新 EPT52.141（兩處）、居新 EPT52.387、居新 EPT56.208、居新 EPT59.19、居新 EPT 59.114、居新 EPS4T1.21。

## 參考文獻

- 王貴元：《漢字與出土文獻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 李 榮：《文字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
- 李運富：《漢字學新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華人德：《中國書法史·漢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
- 張湧泉：《漢語俗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陳淑梅：《東漢碑隸構形系統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 啟 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 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
- 梁春勝：《楷書部件演變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
- 黃文傑：《秦至漢初簡帛文字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 黃文傑：《秦漢文字整理與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
- 黃德寬：《漢字理論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
- 黃德寬：《古漢字發展論》，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曾憲通：《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叢考》，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年年。
- 曾憲通：《漢字源流》，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1年年。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 趙平安：《隸變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趙平安：《新出簡帛與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蔣善國：《漢字形體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
- 劉玉環：《簡帛訛字研究》，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
- 魏建功：《漢字形體變遷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